

行者玄奘

囊括万千佛法、佛理、修心智慧、人生真谛的小说

东归故土 昌如 著

7



壯 玄 行 者

199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第1000期

零售每份 1.00元



行者玄奘⑦

东归故土

昌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者玄奘. 7 / 昌如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8.3

ISBN 978-7-5596-0119-3

I. ①行… II. ①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9121号

行者玄奘. 7

作 者: 昌 如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 文
封面绘画: 翁子扬
装帧设计: 颜森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48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5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119-3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18章	他居然敢回来·····	191
第19章	我们出发，去大唐·····	202
第20章	别了，我的西域·····	214
第21章	教化万民是朝廷的事·····	225
第22章	那就是长安·····	236
第23章	五色祥云迎真经·····	247
第24章	仪鸾殿见驾·····	259
第25章	愿毕生行道，以报国恩·····	270
第26章	来自异国的礼物·····	282
第27章	筹建译场·····	294
第28章	译经与讲学·····	306
第29章	一幅完整的西域画卷·····	317
第30章	朕不做狼，愿做牧羊人·····	329
第31章	药王来访·····	340
第32章	又一个难题·····	351
第33章	佛与道都是独立的·····	362
第34章	辩与不辩·····	373
第35章	国王、学者与印度塞戏·····	383

目录

CONTENTS

第01章	再过印度河·····001
第02章	夏虫不可语冰·····012
第03章	山的那边还是山·····023
第04章	又见达摩僧伽·····034
第05章	遍地盗贼的国家·····045
第06章	小孤城的悲剧·····056
第07章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068
第08章	羯盘陀国的传说·····078
第09章	我们有麻烦了·····089
第10章	沧海桑田玫瑰园·····101
第11章	目标···高昌·····113
第12章	无法兑现的三年之约·····123
第13章	改走丝绸南路·····134
第14章	出产美玉的国度·····146
第15章	大地乳房·····157
第16章	唐皇与护法僧·····167
第17章	我必须请罪·····179



第01章

再过印度河

玄奘坐在大青象的背上，与这支上千人的庞大队伍一起，徐徐前行。速度虽然不快，却很平稳。

同行的使臣和护卫们都极为兴奋，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一次可不是一般的出使，他们要去的是一个遥远又神秘的国家——大唐。

已经是第三天了，照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迦湿弥罗。

突然，身后的道路上扬起漫天的烟尘，随即传来了密如急雨的马蹄声。

久经战阵的乌地多王根据声音判断，来者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足有数百人！虽然人数上不及这支由各国使臣和护卫组成的东归队伍多，但毕竟都是轻骑兵，机动性强。因而他丝毫不敢怠慢，赶紧让自己的卫队摆开架势，护卫玄奘。

至于戒日王的使臣苏毗那，拘摩罗王的使臣摩格沙伽，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的使臣，也都各自命令手下的护卫拿出武器，准备战斗。

来的果然是一支三百人的强悍骑兵，不过，为首的三人却是怎么看怎么眼熟……

“法师——”一声呼喊令所有提起的心都放了下来。

“是尸罗逸多。”乌地多王终于呼出了一口长气。

玄奘心中纳闷，戒日王怎么又来了？他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正疑惑间，来人已经到了近前。为首的三人果然是戒日王、拘摩罗王和跋咤王。

玄奘从象背上下来，合掌见礼。几个使臣也跟在后面各自向他们的大王行跪礼。

戒日王冲上前，拉住玄奘的手道：“自从法师走后，弟子实在是思念殷切，以至彻夜未眠。知道法师携带着行李辘重行走不远，就决定轻车简从再送一程。正好拘摩罗王和跋咤王也都有此意，于是我们商议了一下，就率领这数百轻骑，赶了一天一夜，总算追上了法师。真是万幸啊！”



玄奘心中一阵感动，对三位国王道：“记得当年我初到印度时，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神秘又新奇。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有无数大德为我讲经说法，有无数同修伴我进入圣地，无论玄奘走到哪里，每一间藏经室的大门都会为我敞开。玄奘一介沙门，能与诸位结识一场，成为挚友，也是造化因缘。如今玄奘要走了，这一去相隔数万里，终生不得与诸位相见。但我会记住这份情义，终我一生，不会忘怀。”

说罢，虔诚地合十道：“祈盼诸位早悟正道，脱离轮回之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众人一起念诵佛号。

三王又陪同玄奘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玄奘反复劝归才停了下来。戒日王最后拿出盖有红泥印记的细棉布国书交给玄奘，又增派了四名亲随大臣，命他们带着他写给沿途诸国国王的亲笔书信，提前送达玄奘所要经过的各个国家，请各国国王调发车马，接力递送，直至大唐国界。

交代完这一切，三王与玄奘洒泪而别。

告别戒日王之后，玄奘便与乌地王及各国使节团队继续北行，顺便礼拜圣迹。

一路上风景绝佳，阳光闪耀在森林和小径的上空，为大地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光芒。到处都是开着艳丽花朵的树木，羚羊和野鹿从他们身边跳过，孔雀和山猫随处可见，猴群在头顶的树梢间自在穿行，从一棵树跃到另一棵树上。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猛兽的咆哮，以及大象长长的吼声。

穿过森林、草原和山川，玄奘重新经历了来时的一些国家，再次瞻礼了三宝阶等佛教圣地。时隔多年，故地重游，自然又有了许多不同的体验。

到达毗罗那拏国都城时，玄奘意外遇到了老朋友师子光和师子月师兄弟。两位大德正在此地讲述《俱舍论》《摄大乘论》及《唯识抉择论》，听说玄奘来了，立即出城迎接。

玄奘感谢师子光在曲女城法会上对自己的帮助，师子光笑道：“法师要谢我，就拿出点诚意来吧。这里的人虔信佛法，其中有不少信奉大乘瑜伽宗的。法师能否留下来一段时间，为他们讲授经论呢？”

听到这诚挚的邀请，玄奘心中甚是感动。曾经的对峙与分歧，如今全都成了过眼云烟。

在两位大德的安排下，玄奘为毗罗那拏城的僧俗四众简单讲授了《瑜伽师地论》《抉择》以及《对法论》。

法会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是到了第三天才出了点儿状况。

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婆罗门冲到了法台跟前，厉声质问：“你这个异乡来的魔鬼！为



何要伙同尸罗逸多来诬陷清净的婆罗门？”

周围的人都骚动起来，这老婆罗门提到的显然是曲女城法会上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对那场法会记忆犹新，但是也有人并不知情。

玄奘淡然答道：“沙门没有诬陷你们，是你们中间有人做了不清净的事情。”

“被尸罗逸多从法会上赶走的五百婆罗门大多是清净的，包括我！”老婆罗门气愤地喊道，“我们没有纵火，没有刺杀他，他却说我们参与了这件事。玷污婆罗门的清白是要遭到诅咒的！”

一旁的苏毗那不高兴了：“婆罗门的清白是被你们自己玷污的，因为的确有人持刀刺向大王，而那个人确实是个婆罗门。”

老婆罗门大怒：“你是个什么东西？为何要插嘴？”

苏毗那腰板一挺：“我是尸罗逸多大王派遣的使节，跟随大乘天三藏法师一同前往遥远的大唐。”

“使节？”老婆罗门一脸讥诮，丝毫没将这个摩揭陀的官员放在眼里，“尸罗逸多偏重沙门而轻视婆罗门，无视天竺数千年来传统，他会遭受天罚的！”

“我看要遭天罚的是你们吧。”苏毗那嘲笑道。

老婆罗门双目冒火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说话小心一点儿，当心遭到诅咒。”

苏毗那满不在乎地摇头：“就算我是个凡夫俗子，你也没有理由对我发出诅咒，因为这件事原本就是你们刺杀大王在先。”

“不，我有！”老婆罗门的眼睛就像烧得通红发亮的金属，“婆罗门有很多，是谁刺杀大王，就应当由谁来承担罪责！我和我的学生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也要遭到驱逐和诬蔑？”

“你觉得被驱逐是委屈了吗？”苏毗那一脸挑衅地看着他，“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和大乘天辩论吗？”

自从玄奘在曲女城法会上取得全胜，一辩成名后，印度各国的僧侣和居士都开始尊称他为“大乘天”，就如同尊称戒贤长老为“正法藏”一样。

“我才不会同这个异乡来的魔鬼辩论。”老婆罗门低声吼道，“我诅咒你！该死的异乡人！你会死在路上，等着瞧吧！”

苏毗那忍不住摇头，一脸怜悯地看着他：“出于慈悲，鄙人要奉劝你一句，最好不要这么做。玄奘法师是个圣僧，他有无量的功德和福报，岂会死在你的诅咒之中？”

“我的诅咒对天人和诸神都是有效的！”老婆罗门恶狠狠地说道。

他的面色凄厉惨白，眼神幽冷似鬼，声音既沙哑又难听，带着一种可怕的寒意。



苏毗那一脸不屑地摇头，还想再说什么，却被玄奘伸手制止了。

“我很抱歉。”东土法师的黑瞳宛如深井，面对一脸恨意的老婆罗门，低低地说道，“对于尸罗逸多王的一些做法，玄奘也并不都赞成。然而此事究竟是因我而起，所以，我收下你的诅咒。但是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老婆罗门明显愣了一下，呆呆地看向玄奘，这个东土僧人的目光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一点儿都不锐利，甚至可以说很柔和，却自有一股逼人的力量。

老婆罗门忍不住扭开了头，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嘟囔了几句，恨声走了。

玄奘神色如常地继续讲经，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法会的最后一天，当玄奘从狮子座上起身合掌，拜谢众人时，有一百多位外国游僧走上前来。

领头的僧人跪在玄奘面前，顶礼他的双足道：“三藏法师，我叫安那怙提，是呬摩咀罗国的比丘。”

呬摩咀罗国？那是赌货逻国家呀！玄奘惊异地打量着他，问道：“你是穿越大雪山来到这里的？”

“是的，法师。”安那怙提合掌抬头，虔诚地说道，“我们这一百多人来自赌货逻的七八个国家，到印度来礼拜圣迹，虽不是一起来的，却也是有缘相遇。如今我们远离故乡很多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听说东土三藏率众东归，希望能带上我们一路同行。”

玄奘立即点头应允，心中一阵欣然。

这一路虽有很多人同行，可是大都是使臣、护卫、厨师、医师之类，彼此并无太多共同语言。如今有这么多僧侣加入，总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这些赌货逻僧人都是翻越了大雪山才来到印度的，旅途经验丰富，这使得他们随后的路程更加安全和保险。

离开毗罗那拏，继续往西北方向行进了一个多月，一路上跋山涉水，越过数十座边境城市和小聚落，终于抵达北印度的重要城市毗兰达。

这里是乌地王的都城，同行了这么久，自然不能空过。于是玄奘再次应邀留下来讲经，并接受乌地王的竭诚供养。

一个月后，玄奘离开毗兰达，乌地王依依不舍地派人护送，并增派了使臣和护卫，让他们跟随法师前往东土，面见大唐皇帝。

又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队伍已逐渐接近北印度的丛林地带，各国护卫轮番在前，执刀开路。



丛林之中仍有村庄，通常都是以集会的广场为中心，周围聚上三十至五十户不等的住家，附近则是用栅栏、畦或水路区分的农田，农田外是灌木丛，更外侧便是密不透风的大森林了。

其实密林深处也会有人居住，通常都是苦修者。偶尔还有成群结队的盗贼出没，抢劫过往的行旅。

为避免意外，玄奘决定派一名僧侣先行一步，见到拦路的强盗就告诉他们，后面是远道求法的沙门，随身只携带了经夹、佛像和舍利，并无金银财物，请他们慈悲放行。

这招果然有用，随后的一路上虽然也遭遇了几起强盗，却都没有惊扰他们。

再往前去，一路都是墨绿色的丛林、河谷、山涧，潺潺泉水由峡谷跃下，阳光从旃檀香树的枝条间投射下来，浓郁的香气也随之落下。鸟儿在树叶和青草间啼鸣，昆虫嗡嗡地哼唱，不时地会有一两只淘气的猴子或山猫从他们头顶上方一掠而过。

这司空见惯的场景竟令玄奘心中生出几分留恋之情。

这就是印度的森林，古老而又宁静。它是属于猿猴、大象、山猫等各种林栖动物的，也是属于苦行者和瑜伽师的。我今日从这里离开，不知以后是否还能再遇见这样的森林？

如此且行且思，不知不觉进入迦湿弥罗国境内。

听说玄奘法师至此，国王赶紧派人前往迎接，并盛情相邀，务必请大乘天到王城中小住。

玄奘并非不愿，迦湿弥罗曾是他生活、学习了一年多的地方，是他进入那烂陀寺之前的缓冲之地。就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扎实的梵文基础和因明底子，对他日后的求学影响极大。

然而这毕竟是个大国，此去王城需要绕上一段不短的路程。而此时的玄奘归心似箭，实在不想再多耽搁了，只得以大象脚力缓慢、绕道不便、急于赶路为由，谢绝了国王的邀请。

东归的队伍继续前进，玄奘坐在大象乌萨的背上，抬手避过夕阳的折射，眯起眼睛，极目远眺。

在他的前方，不太遥远的地方，有一条又白又亮的带子——他又看到印度河了。

傍晚时分，玄奘一行来到了印度河畔，这里其实是喀布尔河与印度河的合流处，河道足有五六里宽，浩浩荡荡，如同大泽，只能乘船涉渡。

考虑到天色已晚，船工们也都回家去了，玄奘便下令在坦叉始罗国的渡口扎营歇



息，待到明晨再找船渡河。

几个信奉婆罗门教的使臣指挥护卫们在营地的中央点起祭火，一些人开始做晚祷，另一些人则忙着准备饭食。此外还有读书的、聊天的，营地里顿时热闹起来。

玄奘也不去管他们，径直回自己的帐篷内做晚课。

晚课结束后又独自看了一会儿经，便有人禀报，僧侣们已经在帐外等候。

玄奘笑了笑，这些赌货逻辑僧人总是利用晚课后的时间前来讨教佛法，他们聚拢到他的身边，向他提出各种疑问，听他解答。这些日子一直如此。

玄奘也喜欢同他们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他的领域，是他习惯的生活，他乐在其中，毫无疲倦。

不过今天晚上却不那么平顺，一大群僧人围坐在帐篷里，刚刚进入玄奥幽深的佛法世界中，一个冒冒失失的摩腊婆国小兵就一头冲了进来！

“法师！快去看看吧，苏毗那和摩格沙伽打起来了！”

玄奘的心猛地一跳，立刻站了起来。

戒日王与拘摩罗王一向不睦，虽然在玄奘的努力下，两个国王总算保持住了表面的和谐，但在这平静的外表下，却是始终不曾间断的明争暗斗。

国王如此，两支使节团自然也和谐不到哪里去。两家都有三百多人的护卫队伍，人员精壮，数量上相差不大。虽然当着玄奘的面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是暗中较劲，相互嘲讽。

这些事玄奘心里自然有数，只不过他通常保持着难得糊涂的状态，偶尔随缘说上几句佛法，点化一下。他不奢望能做多大的改变，只求路上不要出事，让所有的人都能平平安安地抵达大唐，是他此刻最大的心愿。

莫非，就连这样的想法也是奢求吗？

玄奘随着那个报信的小兵在各种形制的帐篷间匆匆穿过，边走边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小兵回答道，“我当时坐得远，只听到了几句。好像他们一开始在说找船过河的事儿，苏毗那叫摩格沙伽去联系船只，摩格沙伽说苏毗那是在使唤他，总之，就是这种不值一提的小事，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我来的时候，两边的护卫都已经开始拔刀，乌左特大人见势不妙，叫我来告知法师，他说在法师赶到之前，他会尽力劝住他们的。”

乌左特是南印度摩腊婆国的使臣，玄奘对这个国家一向颇有好感，闻言不觉心中一宽。



两人匆匆赶到现场，果然看到祭火边上已是一片剑拔弩张的场面，苏毗那和摩格沙伽就像两只斗鸡一样，相互对峙着。熊熊的祭火把他们的脸庞涂成了透明的红色。乌左特则站在中间，张开双臂，试图阻止这随时可能爆发的械斗。

此情此景，不禁令玄奘感到好笑又好气。他站在人群外围，轻轻捻动着手中的佛珠，问：“你们这是怎么了？”

听到这宁和平静的声音，乌左特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擦着额上的汗跑了过来。

苏毗那和摩格沙伽显得有些尴尬，这本是他们两国间的矛盾，并不想惊动玄奘。毕竟他们曾当着玄奘的面向各自的国王表示，路上要听从法师的命令，一定不惹麻烦。可是如今，尚未渡过印度河，就出了这种事情。一时间，两人脸上的表情都极不自然，而当他们对视时，却又是一副愤愤不平的神情。

“法师问问大家就知道了。”摩格沙伽满面通红，梗着脖子率先说道，“这里可不是曲女城，大家都是使臣，来自不同国家，一起随法师北行，凭什么他就能指挥我，叫我去联系船只？”

苏毗那倒是显得气定神闲：“你们的人这一路都干什么了？一群饭桶，正事干不了，再不做些零散的闲事，岂不只剩下了吃？”

听了这话，摩格沙伽顿时气得跳了起来，跺着脚嚷：“法师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这叫什么话！”

玄奘皱着眉挡在他们面前，沉声道：“二位都住口吧。佛门戒嗔，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莫说不像佛门优婆塞，像个大国使臣吗？国王出于信任才派你们出使，若让大唐皇帝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模样，只怕会看轻了你们的国家！”

他声音不大，神色也极为平和，然而那低低的语气中却自有一股慑人的气势。

两位使臣的脸更加红了，似乎还想争辩，却被玄奘截住了话头：“不就是为了找船吗？这样的小事也值得械斗？明日由玄奘去联系船只，你们都不用管了。”

乌左特赶紧上前道：“这种事情哪能让法师辛苦？还是由弟子带人去联系船只吧。”

另外一些国家的使臣也都纷纷表示，明日由他们去找船。

事情似乎就这么解决了，然而玄奘心中却不轻松，他当然知道，所谓找船不过是个由头，分明是国王之间的争斗转移到了下面。苏毗那与摩格沙伽如此，几个小国之间也是如此，只不过彼此的矛盾和敌意暂时还没这么明显罢了。

看来，自己想要在这东归的途中享受到一份安闲与自在，是不大可能的了。

第二天一大早，渡口就热闹起来，船工们陆续前来做生意，玄奘与几个使臣一起上前联系船只，很轻松地雇到了二十几条船。



苏毗那和摩格沙伽都提出要与玄奘同船，双方一言不合，又争执起来，最后干脆让玄奘法师自己选择。

玄奘道：“你们两国的人员和物资都太多了，我这边带着大象、猫儿、马匹和经包，不宜再与那么多人同船。还是让乌左特与我一起吧，他身边不到一百人，数量刚刚好。”

既然法师如此说了，苏毗那和摩格沙伽也只得作罢，相互间又瞪了一眼后，便去组织护卫将行李等物品装上各自的船只，准备过河。

这时，有三个小国的使节团为争夺船只又吵闹起来，玄奘只得过去替他们分配。

终于结束了这一切，坐到了船上，玄奘不由得吐出了一口长气。他的身边是已经步入老年，一有时间就靠在主人身边闭目养神的白白银踪，正值壮年性子却颇为老成的青象乌萨，以及十几只不过半岁左右，蹦蹦跳跳，一刻也不得闲的小猫儿，团团地将他围在中间。

身下是青绿色的印度河水，河面平滑无波，如同交腾叠浪的心海中倒映出来的一面明镜，展现出佛的光辉。而在渡船经过的时候，这明镜又被船桨一下一下地划开，漾起片片涟漪……

耳边隐隐传来婆罗门的晨祷声。在印度，几乎每经过一个村庄，他都能听到这样的晨祷，然后便会看到那些早起的妇女三三两两地顶着水罐，到河边汲水。

河流流经两座山之间的狭长谷地，就像经过了一扇古老斑驳的寺院大门，这座寺院的名字就叫作印度。

是的，印度不像个国家，更像是一座寺院、一座神庙。这里曾经诞生了佛陀，诞生了无数圣贤，是他自少年起就倾心向往的圣地。他千辛万苦地来了，之后又用了十年光阴在这片土地上学习和游历，对于这个以“月”命名的寺院，他心中充满了浓烈的情意。

然而这里佛法衰微的速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几乎所有的圣迹都成了遗迹，就连“印度”——这座巨大的寺院也快要变成遗迹了，佛陀当年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虽然他曾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切皆是因缘，然而一颗心还是隐隐感到了疼痛。

“幸好，佛陀的遗教还在。”他默默安抚着自己的心，“这也是因缘殊胜之至。”

如今，印度正在他的身后逐渐远去，隔着无声无息、清油般的流水往回看，一幅美丽的图画正在他的眼前不断地被拉长、延展……

山上山下，河畔谷地，到处都是浓荫密布的森林。没有风，只有那明亮炫目的阳光和厚密浓绿的枝叶延伸相接，织起一片缤纷的色彩。棕榈叶上冒出的蒸气袅袅地升上天空，野鹿在林间自由自在地行走，嘴角叼着花叶，慢悠悠地寻找着食物……

偶尔还可看到几间荒废的小型寺庙，那些纠结的树枝和藤蔓将它们团团包围，只露出长满苔藓的建筑的一角，活像一只绿色的蝶蛹，被森林吐出的巨丝层层包裹住了。

这是佛陀的双手抚摩过的土地啊，佛陀的双足踏行过的河流与山川，佛法的辉煌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曾经的遗址，早已同眼前的山川河流融合在了一起，化为一场云烟……

玄奘沉浸在美妙的风景与内心的世界之中，他仿佛看到佛陀在朝他拈花微笑，那明亮的笑容就像柔软清凉的月光，俯视着这片燥热的土地，俯视着善良与邪恶、节制与贪婪、谦卑与骄矜、智慧与愚痴……又像这印度河的水，清澈透明。

突然间，他的身体猛然摇晃了一下！突如其来的外境变化立刻将他从幻境拉回到了现实。

船已经行至印度河的中央，风激起浪花，不停地拍击着船舷，以至船身晃动得很厉害，猫儿哆嗦着缩成一团，那不安的目光让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

玄奘立即回头，问身后的乌左特：“这个季节，印度河上会有大风浪吗？”

“弟子从来没渡过印度河，估计不会……”乌左特嘴上这么说，神情却明显有些恐惧。

“好像是水下的暗流！”旁边一个侍卫突然喊道，“莫非是龙王要来抢经……”

话音未落，一个大浪猛扑过来，左侧船舷倾斜，两只箱笼掉落水中！

“我的经书！”玄奘惊叫一声，探身便去抓那箱笼上的绳索。恰于此时，狂风骤起，船身剧烈倾斜，竟将他的身体倒入水中！

“法师！”乌左特和侍卫们齐声大叫起来，几个水性好的已经跳入河中朝玄奘游去。

好在此时的玄奘早已不畏惧风浪，他迅速地钻出水面，看到落水的经包已被大浪远远地冲向下游，偶尔在水面上露出一小片褐色的包布。正要游过去，却被赶过来的侍卫一把拉住！

“法师千万小心！这是龙王在发脾气！”

似乎是在为他的这句话做注解，风浪陡然间变大了，天色也暗淡了许多。伴随着空中一道雷电划过，顷刻间暴雨如注，木船像树叶一般在汹涌的波涛中打转。

玄奘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经包消失在滔天的白浪间，他来不及去追了，因为旁边的一艘船猛然倾翻，船上乌茶国的数十个人犹如下饺子一般掉落到了水中！

“快，快救人！”到了此时，玄奘再也顾不上丢失的经包，直接朝那些落水的人游去。

好在这些人自小就在水里泡大，多多少少都识些水性。另外几条船上又有人抛下长索，奋力施救，将他们一一拉到船上……



白马银踪和青象乌萨都卧在玄奘的船上，这两只很有灵气的动物一左一右压着船只，紧紧看护住剩下的箱包，不叫它们在风浪中散失；至于猫儿，则在箱包间窜来窜去，灵活地躲避着扑上来的浪花……

印度河上的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一会儿，竟然风平浪静了。

玄奘与落水的几十个人都被救回到船上，清点人数后，都不禁松了一口气。

还好，无人遇难，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此刻，船只离岸已经很近，远远望见迦毕试王带领随从、士兵、象骑，在河岸边毕恭毕敬地等候着。虽有华盖遮挡，王身上的衣服依然是湿的，想是刚才的那场雨下得实在太，连国王都被淋湿了。

看到玄奘登岸，迦毕试王立即迎了过来，深施一礼：“弟子见到了戒日王的国书，知道法师东归即将经过此地，特来迎接。不想途中遇到了这场风雨，心中十分牵挂。幸得佛陀庇佑，法师平安无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损失？”

“多谢大王挂怀。”玄奘合掌感激道，“我们一行数百人都平安无事，只是损失了经书五十夹，还有一些植物种子。”

迦毕试王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有些惊讶，又有些恍然：“原来法师还带了种子，这就难怪了。”

“此话怎讲？”

“法师有所不知，这印度河中一向有龙王守护，若是有人携带宝物或奇花异果的种子，往往就会翻船。”

“奇花异果？”玄奘这才想起，早在十年前，他刚刚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与弟子圆觉乘船涉渡印度河，那时的船工也曾这么说过。当时他只当是个传说，莫非还真有此事？

这次东归，他有三个包袱是装种子的，其中落水丢失的那一个，装的确实是些奇花异果，像什么人心果、乌昙跋罗果、那利蓊罗花之类的奇异之物的种子。

所幸还有两个包袱没有落水，其中一个装的是棉花、杧果、豌豆、茄子等普通物种，另一个则是菩提树、无忧树、娑罗树等佛教圣树的树种。此外，还有从波斯商人手中买来的玫瑰花种，这是他当年西行时答应金氏国女王的事。

如此看来，龙王还是对当地的奇花异草更感兴趣啊。

这么一想，心中顿时轻松了许多：“那些花花草草的，不带就不带了吧。倒是有五十夹经书丢得实在可惜。另外，船上其余经书和佛像也都被打湿了，需要拿出来晾晒一下。”

“没问题！”迦毕试王爽快地答道，“弟子带来的这些随从和士兵，法师尽可随意



调用，指挥他们搬经晾经。”

“这个倒不需烦劳大王，玄奘这里人多，可以做这些事情。”

迦毕试王笑道：“其实，弟子是希望法师能再去我国住上一阵。法师不是说在河中丢失了五十夹经书吗？就请列出名录来，弟子即刻派人给法师抄补齐备！”

“多谢大王盛情，只是有些经书，迦毕试国可能没有……”

国王笑着摆手：“没关系。迦毕试国若是没有，弟子便叫人到乌仗那国去抄；若是乌仗那国也没有，就到迦湿弥罗去抄！”

玄奘心中十分感动，合掌一揖道：“如此，多谢大王了。”

晾晒经书和其他物资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苏毗那和摩格沙伽倒是不争吵了，却共同取笑乌左特没有保护好法师，致使法师落水、经书受损，实在是辜负了法师的信任。

“真是太可惜了。”摩格沙伽阴阳怪气地嘲笑道，“若是由我们迦摩缕波国的人与法师同船，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乌左特心中有愧，一句辩解的话也不敢说。

第二天天气甚是晴朗，玄奘带领众使团收拾好经书行李，便同迦毕试王的队伍一起前往附近的乌铎迦汉茶城。

这是一座较大的商业城市，城内聚集了各国来的商人，牛、骆驼、马匹、驴子等牲畜随处可见，还有贩卖牛具与马具的店铺，煞是热闹。

商人多，驿馆也多。因而进城后，各使节团便分散到了不同的驿馆居住。

迦毕试王果然派人去乌仗那国补抄被河水冲走的部分经夹，玄奘则在当地的寺院里停留讲经。这一耽搁，便是五十多天。

而在印度河的另一边，迦湿弥罗国王对于未能再次邀请到玄奘始终感到遗憾，听说玄奘在乌铎迦汉茶城短暂停留，立即轻车简从来到这里，与玄奘相见。两人畅谈数日，国王依旧难舍难离，坚持要送玄奘一程。

此后，玄奘在两位国王的陪同下向西北方向行了一个多月，来到一片沼泽密布的地区。

这里是滥波国，是他当年到达北印度时经过的第一个国家，如今带着各国使节故地重游，心中颇有几分感慨。

离开了这个小国，继续往西北方向行进，一路上逾大山，涉广川，走过几个城邑，便出了北印度境，来到漕矩吒国^[1]。

[1]漕矩吒国，又名漕利国，在今阿富汗加兹尼。